

牡丹恋

第一章

“达夫，眼睛看我好吗？”高仲苑脸部神经隐隐抽动，趴在桌上对那个不肯把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的老板嚷道。

办公室里一片冷寂，背对着高仲苑的卫达夫没听见他的话，两眼直直望着办公室外令他着迷的女人。

高仲苑再也坐不住，站在桌前对卫达夫呼唤着，“我说，回神啦。”卫达夫全心全意地看着玻璃窗外的女秘书，心神已脱离躯体，丝毫不理会高仲苑。

“老板，你在家吗？”高仲苑再次高声叫道。

卫达夫对周遭的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意乱情迷地瞅着女秘书俏丽柔婉的脸庞，愈看愈觉得她的气韵是增一分有余，损一分不足。她像是一幅图画，静静流动着挑人心弦的神态，恍若似曾相识，让他不能自制，也不愿停止欣赏她。

“卫达夫先生，你家失火了！”高仲苑的火气在肚内闷烧了起来，他忍不住拉起卫达夫的双耳大吼。“什么事？”卫达夫终于被他的声音吵醒了，他头也没回，只用一道不满又寒冽的声音，便凝冻住高仲苑所有的火气。

“什么事？你老看着那个女秘书，眼里到底有没有我的存在？”高仲苑声音低沉地抗议不平等待遇。

“你？没有。”卫达夫横看他一眼后，又把头转回去，继续盯着女秘书。

“老板，你下班后再看女人好吗？”高仲苑的声音不禁拉高了些。

“我们谈到哪了？”卫达夫的姿势没改变，只是懒懒地侧过头问。

“谈？我在这里坐这么久，一直是我对我自己说话，你一句话都没说过。”高仲苑怪声怪气地叫道。

“你不吸引我，我的注意力不在你身上。”卫达夫一点也不觉得愧疚，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原因。

“你的注意力在她身上！请你拨出两分钟听我说话行不行？”高仲苑转动卫达夫的椅子让他面对自己，并且伸出两根手指恳求道。

“长话短说。”卫达夫考虑了一会儿，撇着嘴角瞪他。

“你之前的那个秘书呢？”说话时间头一次被限定，高仲苑不甘心地问。他那个长相安全又实用的女秘书怎么不在？“生孩子去了。”卫达夫两手环胸，简单地回答。

“你从哪找来这么标致的女人当秘书？”高仲苑语气干涩地问。是谁多事找这种美女来扰乱他老板的心神？“三个月前我那个要生产的秘书将她的朋友推荐给我。”卫达夫的脸上浮出一抹微笑，脸部刚硬的线条瞬间变得柔和，带着淡淡的喜悦。

“她推荐的就是这个美人？”那个秘书为什么不推荐个丑女来？美人倾城，这个美女已经让他的老板倾倒了。“她的确很美。”说着，卫达夫的眼神又从高仲苑的身上飘离，飞到窗外的女秘书身上。

再度被冷落的高仲苑将他的脸庞扳回来，在他耳边叫着：“回来、回来。”“你还有话要问？”再三被打扰的卫达夫冷淡地推开他的手，眼底写满了不耐烦。

“那个把你迷得乱七八糟的女人叫什么名字？”高仲苑忿忿不平地问。那个娇俏的女秘书从卫达夫这里得到的是柔情似水的眼神，而他却得到冷淡的对待。

“伊澄湘。”卫达夫像是在品味她的名字，轻轻地吐出，再细细地留在舌间回味。

“名字里那么多水，祸水。”高仲苑眯眼瞪着他一脸沉醉的表情，哼着气骂向窗外的美人。

“高仲苑，她可没犯到你。”卫达夫伸手盖住高仲苑仇视的眼神，冷淡地警告他。

“她没犯到我？她这个祸水都淹没你这座金山寺了，我陪你在水里泡了这么久，你都没有感觉到我的存在。”高仲苑扳开他的手埋怨地说。美人当前，他成了空气中的浮游粒子，得不到老板的重视。

“在她的面前，你变得很渺小。”卫达夫不给情面，冷冷地陈述事实。

“你能把我变大一些吗？”高仲苑挫折地问。

卫达夫不以为然地看看高仲苑，而后不屑地扬起嘴角，“你以为你比她美？”“没有，但我是你公司的重要干部，职位仅次于你，请你不要忽略我的存在。”高仲苑咬着牙道。他不是女人当然不美，但论职位、较高低，他都比那个美女重要，为什么他们之间有那么大的差别待遇？“抱歉，我完全忽略了。”卫达夫抬手爬梳长及肩膀的头发，俊朗的脸上没有一丝的歉意。

“以前你挑秘书不是首重实用吗？怎么现在反而挑个像花瓶的女人？”外头那个美女就像是古代诗画里走出来的仕女，怎么看都像是用来观赏那一型而不是实用型的，她若再披上彩带，他真的会以为那个女人是仙女投胎。

“一看到她，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冲动地想将她留下。她在公事上对我有没有帮助无所谓，只要能让我每天看到她，她就合格了。”在见到她后，他发现没有办法将那套标准用在她身上，一种强烈的欲望让他将她留在他的身边，他说不出来，也无法解释。

“你会对女人有兴趣？”高仲苑皱着鼻子道，将手撑在桌面上看他。

以计算机业起家，在计算机制造业占有一席地位的卫达夫，整个人就像他所制造的电脑，呆板又无趣。

美丽的女人比不过他计算机里头的几何图案，绚烂的花花世界敌不过一个小小计算机芯片的魅力，在他的世界里，他的思考方式就像计算机，以简单的 和 一组织一切，制式而又规律，从不跳机也少有当机，送上门来的女人被他当成小病毒，看不顺眼，很快地就会被他排除掉，而他本身就像是没有瑕疵的计算机程序，他的五官集合了所有男人欣羡的线条，高硕的身材有种浑然天成的勇者气势，但他却不懂得善用也不引以为傲，白白辜负了一张好脸孔，也辜负了许多暗许的芳心。

只是，这次那个叫伊澄湘的病毒，好象终于让计算机程序出了差错，使卫达夫完全当机了。

“我说不上来，我对她一直有种熟悉感，好象许久前就认识她，而当我看她的眼睛时，我觉得她好象也认识我。”卫达夫不解地摇头。她的眼神，从他见了第一眼就一直缠绕他到现在，熟悉的感觉笼罩在他和她之间，他明白，而且知道她也感觉到了。

“拜托，你看女人看不够，还要谈宿命论？”高仲苑呻吟一声。达夫不把女人当病毒已经很稀奇了，他还有更深一层的见解？“仲苑，她在躲我。”

卫达夫突兀地道。

“躲你？”女人会躲他？年头变了？“我常像这样整天盯着她看，我发现她偶尔也会偷偷看我，可是只要一被我发现，她就会赶紧转移目光，表情像是很心虚，又像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每次他们眼神交会时，她便匆匆地转过头去。如果躲不掉，她会以一种谜样的眼神呆愣地望着他，他看不出她眼中的含意，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你忙昏头了？对一个女人有这种遐想？”高仲苑认为这次病毒真的让卫达夫病发得很严重，已经引起幻觉了，接下来卫达夫如果说他有幻听，他也不意外。

“我正想将遐想化为行动。”卫达夫转首眺向窗外，他不再满足于与她之间无声的交流，他想知道更多。

“你想追她？”高仲苑听了他的话后心漏跳了整整三拍。达夫要追女人？他不是对女人冷感？卫达夫又看伊澄湘看到出神，将高仲苑抛在身后。

“达夫？喂！”高仲苑发现他又灵魂出窍了，连忙贴在他的耳边叫道。他怎么有办法在短短几秒内就将心神完全投到另一个人身上？“你在吵什么？”卫达夫烦躁地皱眉，将他推得远远的。

“董事长，我难得回国，你好歹也关心一下我这个总经理，怎么三个月不见，你就变得只会关心女人？”高仲苑摆出一张苦瓜脸，他不过是去了大陆三个月，达夫竟然整个人都变了？“对不起，不由自主。”卫达夫嘴里这么说，但脸上丝毫不见歉疚。

“你迷恋上她了？”高仲苑随口问道，也许是那位病毒小姐的毒性太强，把达夫彻底毒化了。

“对。”卫达夫却是认真无比，铿锵有力地表示。

“你这样就承认？”高仲苑忍不住提高声调问道。他老实也要有个限度，就这么坦荡荡地说出来？没有人教过他含蓄吗？“我只是实话实说，我迷恋她。”卫达夫觉得高仲苑问得莫名其妙，他承认自己的心事有什么不对？“好吧，你迷恋她到什么程度？”高仲苑已经习惯了他的直言直语，只好挫败地问。

“无法解毒，见到她以后我睡不好也无法专心工作，她日日夜夜都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要她，非常想。”她无时无刻都占满了他的脑海，但他不想将她逐出，反而想将她留在脑际里，反复地想她、念她。

“喂，你迷恋的秘书小姐站在门口脸红，你是不是该过一会儿再让你的毒性发作？”高仲苑推推他的手肘提醒他，一边比向办公室的门口。

卫达夫依循高仲苑的手势望去，果然看到了伊澄湘抿紧了唇站在门口。“澄湘？”“卫先生……这份文件需要你签名。”伊澄湘红霞遍布满脸，低着头走近他，将手中的文件放在他面前。

卫达夫草草地签了名，在将文件交给她的时候不期然地问：“你听到了？”“是的……”伊澄湘垂首低声地说，无法直视他过于真诚坦率的眼眸。

“还有事吗？”卫达夫偏着头寻找她水灵灵的眸子，想将她拉近看个仔细。

“没有。”伊澄湘尴尬地看着他握住她的大掌，进退不得间，她觉得他掌心的热力接通了她的血管，正慢慢地焚烧着她。

“手，达夫，你的手。”看到美女似水的容颜泛起一层又一层的红晕，高仲苑只好小声地提醒他还紧握着美女的手不放。

“噢。”卫达夫这才放开他不知是何时握住她的手，让她离去。

“卫达夫先生，下次说实话时请你小声点，隔墙有耳，你的女秘书脸皮没你那么厚。”高仲苑很想替他的老实脸红，摇头又叹息地拍着他的肩头。

“她会适应，就像你一样。”卫达夫痴恋地以眼神目送伊澄湘的身影，然后态度一百八十度地转变，转过头来语气不善地问：“你没事从大陆回来找我做什么？”“我坐在这大半天了，你还问我找你做什么？”高仲苑又气又跳地问，现在他终于明白自己被忽视到什么程度。

“不知道当然要问。”卫达夫觉得他的这个问题很无聊，如果他知道的话何必多说废话？“你还好意思说不知道？”高仲苑气得猛踩地板，瞪着他老实又可恶的脸庞问。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卫达夫一派悠然自得，不把他的躁怒当一回事。

“我之前说了那么多，你一句都没听进去？”那他之前是在跟谁说话？他的背影还是办公室里的空气？“没有，当时我在看澄湘。”卫达夫连遮掩的功夫也不做，直接告诉高仲苑他在这办公室里的地位形同废置。

“你……”高仲苑气得齿舌打结。

“你要不要说？不说就回大陆去工作，我是请你来工作，不像澄湘是请来给我看的。”卫达夫看他答不出什么话来，于是指着门口下逐客令，说完后又将椅子朝伊澄湘的方向摆正，准备再度欣赏心上人。

“慢着，达夫，你记得你说过要在大陆扩厂的那件事吗？”高仲苑拿着一叠厚厚的地图挡在他的眼前阻绝他的视线，提醒他曾交给自己的那件在大陆扩大建厂的公事。

“你找到合适的设厂地点了？”卫达夫的眼神停留在眼前的地图上三秒后，以公事公办的口吻问道。

“我坐在这就是一一直在和你谈这个。”高仲苑将地图摊放在桌上，转动卫达夫的椅子让他面对那些图。

“刚才是你说我看，我们什么也没谈。”卫达夫斜眼看着他，语气中有着浓浓的不满。“好……”高仲苑硬生生地咽下到了喉口的怒气，重新在他对面坐下。“我们再谈一次，这次你把眼睛定在我这边，别再去那个被你弄得脸红的美女。”“我尽量。”卫达夫不以为然地看着他酸酸臭臭的脸。

“我找了几个厂址，这些土地都已经买下，你选一个做主厂，其它的当零件厂，我会再做评估。”高仲苑气结地将一张张的地图拿给他评选。

翻了几张地图后，卫达夫两眼瞬亮地指着其中一张地图问道：“仲苑，这在哪里？”高仲苑伸长了脖子看向他手中的图，“那个……在陕西的南部。”卫达夫觉得自己在接触到那张图时，脑海像被雷电贯穿，耳际隆隆作响，他被一种庞大而混乱的噪音淹没，在不知名的声音里载浮载沉。他双手颤动地握着那张图，想静下脑海里杂乱飞掠的种种景象，在这同时，他的手指自图的下方不自主地缓缓挪移，往上、再往上，而后定在一个图点静止，他怔了一会，频眨着眼想把那个地点看仔细，当他睁大眼看清那个定点时，不知是从何处，竟传来了一声小小的叹息。

“这些是我比较看好的厂址，你看看。”高仲苑没有留意到他脸上表情的变化，自顾自地另外拿了几张图递给他。

“我要设在这里。”卫达夫沙哑地开口，喉头间有一种苦涩的哽咽，和一种欲哭的情绪在他的胸口蔓延开来。

“陕西？你要挑这么远的？”高仲苑看了他手中的那张图后怪异地问，临海地区的商业较发达，信息也较先进，他怎么会不管地挑在大陆的内地？“不远……”卫达夫开始不能遏止两手的颤抖，脑中某种遥远的情绪爆发开来，他极力稳住声调地说。

“我以为你会挑珠海，那里临海出口较方便，而你挑的陕西远在内陆，运输上比较不方便，也较不好掌控……”高仲苑还是不太同意他的决定，叨叨絮絮地向他提出谏言，然而卫达夫却忽然挥手把地图扫落桌面，强势地打断他的话。

“仲苑，就是陕西，而且要在这个地方。”卫达夫的脑海里掺杂了许多他不了解的紊乱，他不容置疑地指着图上的定点告诉他。

“有……有特别的理由吗？”高仲苑咽了咽口水，不安地抬起头来看着他手指的地点怔愣地问，完全不明白他情绪的起伏落差怎会突然变大。

“有。”他深吐了一口气，两手按在桌面上道。

“什么理由？”高仲苑竖耳倾听，看着他古怪的表情“我不知道。”卫达夫闭上眼，两手伸进浓密的发里，头低垂在地图上。

“不知道算理由？”高仲苑搔着头问。

“对，可是我知道一定要在这里。”卫达夫抬起头来坚定地告诉他。一定得在这个地方！

高仲苑对他的坚持哑然无言，隐隐觉得他身上流露着不寻常的气息，可是又不知是哪不对劲。

卫达夫恍惚地看着那个总能让他手指准确找到的地点，朦胧间，他又听见了一声小小的叹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一个星期后，奉命再去大陆的高仲苑，再次由大陆返抵台湾，不同的是，此次他是带着忧郁的心情准备面对他的老板。

高仲苑沉吐了一口气，轻敲着卫达夫办公室的门，打断里头两个人的对谈。“我有坏消息。”卫达夫和伊澄湘双双抬头看了他一眼。

“等等，我们在忙。”卫达夫打发地说，示意伊澄湘继续手上的公事。

“你们必须先听我这个。”高仲苑走到他们两人的面前，很严肃地表示。

“等我有空再说。”卫达夫扫了他一眼后，再对伊澄湘指示。“澄湘，继续你的报告。”伊澄湘正要开口，高仲苑将手中的纸袋隔在他们两人之间。“这件事比你现在听的报告重要。”“你一个小时后再来。”卫达夫伸手挪开那只纸袋，仍专注在他正在办的公事上。

“达夫，你指定的那个地方不能开发。”高仲苑无可奈何地表明来意。

“不能？为什么？”卫达夫的注意力转瞬间移转至他的身上。

“中共当局将那里列为古迹保护地，他们把这项开发案退回了。”高仲苑抿着嘴道，将纸袋里的相关文件交到卫达夫手上。

“古迹保护地？之前怎么没有相关的消息？”卫达夫读了上头的几段文字后，眼眸半眯地问。

“这是这几天才发生的事。”早知道他会有这种表情，高仲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澄湘，你知道这件事吗？”卫达夫看向伊澄湘。她怎么没有告诉他？

“陕西方面并没有通知我。”伊澄湘也觉得这个消息来得很突然，她摇头表示不知情。“陕西方面没通知是因为我在那里，我想回来亲口告诉你。”高仲

苑在两人疑惑的眼神移到他身上时解释道。

“为什么不在回来前通知我？”卫达夫的语气里有着相当的不满，出了这种事他还不马上报告？“你那么坚持要那块地，我在电话里哪能和你说得通？”高仲愿嘟囔着，他就知道回来免不了要挨骂。

“你不是都勘查过了？怎么会突然变为古迹保护地？”卫达夫指责地问。他事前不都已经调查好了？为何在动工前才发现有什么古迹？“我勘查的是地上，我不知道那块地的下面有珍贵的古迹。”他当初不知道要把地底下的东西算进去。

伊澄湘蹙紧了新月似的细眉。“地下？”“考古学家已经进行了研究，初步了解，那块地属于一级古迹，我们不能动，你另换一个地点吧。”高仲苑不知道他的老板这么会选，随手一点也能选到个藏有国宝的土地。

“一级古迹？大陆现在哪还有什么一级古迹？”卫达夫不怎么相信他的话，中国的古迹被盗的盗、被挖的挖，能够存留下来的，除了搬不动的大型建筑物外，其它的文物都在博物馆里。

“有，刚挖出来的，那块地的下面有一座公主陵。”高仲苑摸着鼻子道，他们已经挖到宝了。

一阵清楚的叹息声，伴随着高仲苑的话，轻轻地滑过他们周围的空气。

“嘘……那声音，你们听见了吗？”伊澄湘以手指点着唇示意他们噤声，抬头搜寻着。“听见了，是从哪传来的？”卫达夫不是第一次听见这声音了，他也抬起头四处寻找着。

“什……什么声音？”高仲苑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降低了声音问他们。

“叹息声，有人在叹息。”伊澄湘淡淡地道，刚才她清楚地听见有人发出了沉沉的长叹声。

“你也听得见？”卫达夫讶然地问她。

“喂喂喂，现在不是七月半，别说这种会让人发毛的话。”高仲苑觉得室温在他们的交谈下变低了，他惶惑地搓着两只手臂。

“仲苑，你刚刚说那块地的下面有一座公主陵？”卫达夫拉着它的手问。

“大陆方面说那座公主陵是首次被挖掘出土，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古迹，因此不准我们开发那里，但他们会补偿我们，另选一块地给我们设厂。”高仲苑缓和了一下被他们弄得紧张的情绪后，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

“先把设厂的事摆一边，把话说清楚。”卫达夫想知道的根本不是设厂的事，没来由的，公主陵这三个字出奇地吸引着他。

“你不坚持要在那边设厂了？”高仲苑错愕地问。

“我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他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选那个地点，他想知道那声叹息来自何处，他更想知道为什么会有座公主陵。“高先生，是哪一朝的公主陵？”伊澄湘好奇地问。

“唐朝。”“不对，唐朝的宗坟不该盖在那个地方，那里离皇家陵太远了。”伊澄湘很快地反驳他，并且频频摇头。

“你……你又在说什么？”高仲苑害怕地问。她才说过什么叹息声，现在又说那座坟墓不该盖在那个地方？“仲苑，她说得对，唐朝的皇家陵不可能在西方，应该集中在洛阳的北边才对。”卫达夫也挥着手表示。

“你们对这种事都有研究？”高仲苑扬高了声音问。他们都对历史有研究？还都特别是有关坟墓的？“我……我就是知道。”伊澄湘结结巴巴地道，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那些话。

高仲苑狐疑地看了看她，然后又问另一个也有研究的人，“达夫，你呢？”“直觉。”卫达夫也想不清楚，只能用这两个字解释。

“我怎么没有这种直觉？”高仲苑的疑心更深了。奇怪，为什么只有他对这种事特别迟顿？“你有带照片回来吗？”伊澄湘望着他手里拿的纸袋问。

“有，这是前天照的，大陆的同志说，这座公主陵很罕见，没有和其它唐代皇室宗坟建在一起，独独被隔开在外。”高仲苑将照片拿出来给她，细心地说明。

“那个……公主叫什么名字？”几张陵墓的正面特写让伊澄湘觉得那些照片像会烫人似的，连忙将照片扔至桌上，将手按在胸前。

“叫什么？我找找。”高仲苑又在纸袋里翻翻找找，然后拿出一张文件。

“在这里，她叫李湘，封号是紫阳公主。”卫达夫和伊澄湘同时刷白了脸色，震惊地嚷出声，“李湘？”“你们这是什么表情？你们也知道这个人？”高仲苑睁大眼看他们惨白的神色，愈来愈觉得他们有点不对劲。

“紫阳公主？紫阳公主——”卫达夫失神般喃喃自语着。

“澄湘，你在找什么？”高仲苑不明白地看着伊澄湘在桌上的照片中东翻西找。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伊澄湘不停地在那些照片中摸索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又停不下她的双眼和双手。

“达夫，公主陵出土的地点在这里，也就是你指定要建厂的地方。”高仲苑拿起其中一幅墓门的正面照片给他看，摇晃着他的肩头。

“紫阳公主……”卫达夫痛苦地捂住双耳，颤抖地自椅子上跌跪在地上。

“喂，达夫，你怎么了？”高仲苑意外地看着他的举动，半跪在他的身边看他紧闭着双眼，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耳朵，耳朵……好痛。”卫达夫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听着无数不同的声音流进他的耳朵里，使他剧痛不止。

“耳朵痛？”好端端的怎么会耳朵痛？“我的耳边有好多声音……”许多声音掠耳而过，混杂成一串紊乱的声响，他不能辨识。然而正当他这么想时，那些声音却清晰了起来。

“什……什么声音？我什么也没听到！”高仲苑左右环顾，仍是没听见什么怪声。

“马蹄声……鼓声、刀声……”马蹄达达的声音在他耳际回响，一声声催人命的鼓声也在逼近，还有快刀划过耳边时的飒飒风声。

“你到底怎么了？别突然这样吓我。”高仲苑被他痛楚错乱的表情吓住了，跪在他的身边不知如何是好。

“呜……”另一阵低低的哀鸣自高仲苑的身后传来。“澄湘？”高仲苑转过身来，赫然发现伊澄湘也跪倒在地上挣扎，照片四散了一地。

“我的耳朵好痛……”伊澄湘也处于相同的痛苦中，她用力地掩住双耳，不肯让那些声音流入她的其中。

“又是耳朵？你也听到那什么马蹄声？”高仲苑慌了，想帮他帮不上忙，也不知从何帮起。

“不，不是，是水声……到处都是水声……”淙淙的水流声在她耳里急窜，她能听见水底气泡上涌的声音，能听见湍流在她耳边溅起的水花声，和那种陷入水底绝望挣扎的声音。

“水声？”高仲苑看她眼泪都溢出眼角了，无措地拍抚着她的肩。怎么

他们两个人听到的不一样？“有好多人在叫，还有哭声，他们在为谁哭？”太暗了，她看不见，那些哭泣声在她的头顶混合成一种哀伤的音律，离她愈来愈远，让她分不清、听不清。

“他们？我怎么都听不到你们所说的声音？”高仲苑左右两手各拉住他们一个，这办公室内除了他们两人的喘息外，他听不到其它声音。

卫达夫在深呼吸时睁开眼，见着了那些散落在地上的照片，“仲苑，把那些照片拿走。”“照片？”高仲苑纳闷地问。

“拿走！”卫达夫在伊澄湘再度发出哀鸣时激动地吼。

高仲苑迅速将所有的照片放回纸袋里，然后伸手想将他扶起。“你们两个是怎么了？我带你们上医院，你们忍着。”“不必……”卫达夫摇晃着头，抽出他的手，慢慢地移向伊澄湘。

“什么不必，看看你们的样子！”高仲苑又伸手去拉他，卫达夫看不见他们死白的脸色，但他看得见。“没事，我好多了。”一靠近伊澄湘的身边，卫达夫觉得那些声音在眨眼间全抽离了他的脑海，他费力地拨开高仲苑的手，担心地问伊澄湘，“澄湘，你怎么样？”“我……我也好多了，声音消失了……”伊澄湘眨去眼睑间的眼泪，其中只剩下远去的嗡嗡声。

“达夫，你们会这样，是这……这些照片有古怪吗？”高仲苑怕怕地指着手上的纸袋。“照片？让我看，让我看它。”伊澄湘仰起犹挂着清泪的脸庞看着那只纸袋，奋力地起身想去拿。

“你要看什么？”高仲苑看着她迥异的眼神，拿高了手里的纸袋，不敢轻易再拿给她。“另一座坟。”伊澄湘按着昏沉不清的脑袋。

“我还没说，你怎么知道那里有另一座坟？”高仲苑愕然无比。他还没说出口，是谁告诉她的？“澄湘，别看。”卫达夫快速地拉下她的手阻止她，不愿让她见到另一座坟。

“我要看。”伊澄湘推开他，走向高仲苑。

“仲苑，别给她，把公主陵的照片给我。”卫达夫一手拉着她，一手伸向高仲苑。

“不，你不要看公主陵。”伊澄湘喊道，赶忙拦下他的手。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高仲苑退后一步，瞪大了眼问他们。

“不要让他看公主陵。”伊澄湘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阻止，但她就是不想让他见到那座陵。

“都不要看，免得你们又说听到了什么怪声音，这些照片不吉利，我烧了它们。”高仲苑看着他们两个昏乱的表情，站在远处扬高了手中的纸袋。

“不能烧！”他们同声阻止，停下了两人间的拉扯。

“那我们大家都别看，都冷静一点，冷静。”高仲苑将纸袋扔进身后的垃圾桶里，走到他们的面前，一手一个地带他们坐下。

“仲苑，我要去。”卫达夫坐在椅上，铁灰着一张脸说道。

“去哪里？”才产生那些奇怪的反应，他现在又想做什么？卫达夫拭去额际的汗珠，“陕西。”“你去陕西做什么？”“我要看公主陵。”卫达夫疲惫地说，有人在呼唤他，呼唤他一定要去看看那个地方。“你这个样子能去吗？”他的脸色像是生过一场重病，这样子怎么禁得起奔波？“我可以。”卫达夫用力地点头。

“我也要去看。”伊澄湘也做了同样的要求。

“澄湘，你要去看另一座坟？”高仲苑看她也是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

感觉她好像是变了一个人。

“对，我要看它。”胸中有股悸痛催促她必须去找、去看，她要找出那些声音的来源，和那座她不知为何知道的坟。

“我看还是我自己去好了，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你和澄湘留在台湾，你们都别去看坟墓，你们跟坟墓不合。”高仲苑满心的不安，想劝服他们两个人。

“不，我想看公主陵，我要亲眼看它。”卫达夫的语气没有丝毫转圜的余地。

“让我去，我必须见到另一座坟。”伊澄湘紧握着他的手，以眼神祈求他。

“你们……”高仲苑为难地看着他们两个同样固执的表情，忽然有种想大叫的冲动。

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章

滂沱大雨中，卫达夫一行人驱车直奔公主陵。

厢型车在窄如羊肠的小径上颠簸前进，车身因雨势迟缓地移动，虽然速度不快，但糟透了的路况仍是让车内人的五脏六腑几乎移位。

到达公主陵的山脚下时，前方树倒路塌，车子再也无法前进，迫使他们必需下车行走。所幸雨势渐缓，利于步行，然而一路上的折腾，使得下车步行的一群人个个面色如土，有气无力。

“原本我们也不知这里会有座公主陵，但河水几经泛滥，数度更改了河道，在水流的冲刷下，地基渐渐不稳，而最近又连下了数场大雨使陵墓上头部分的岩石崩落，才让公主陵曝露出来。”卫氏企业大陆工程部门的经理阳硕，边踩着泥泞的道路，边对身旁心情恶劣的高仲苑解释。

“你是说这个墓放了千百年没人挖，现在却自己跑了出来？”高仲苑闷闷地问，扬手拭去脸上的雨水远望在山腰上的公主陵。

“也许是天意。”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公主陵一直静栖在山腰不被世人打扰，而突来的大雨也许正是要让它出土的天意。

“我后面就有两个人是听了天意跑来看这座坟的。”高仲苑有些气愤地加重脚的力道，没想到反被弹起来的泥水溅了一身泥。

“难得卫先生会亲自造访。”阳硕回头看了扶着伊澄湘行走的卫达夫一眼，啧啧称奇。“你说了是天意嘛。”高仲苑没好气地道，就是这个什么鬼天意，让卫达夫和伊澄湘疯了似的执意要来这个一路上都是坑坑洞洞的鬼地方。

“那位标致的小姐是谁？”阳硕抹了抹沾有水珠的眼镜，仔细地看伊澄湘。

“老板的心上人。阳硕，这路怎么变得这么泥泞？我记得上回我来的时候还看得到路。”高仲苑绕过脚边的落石，想改走另一个方向，却一脚踩进水坑里。

“大雨过后，陵墓四周土地坍塌的情形很严重，这几天雨又下个不停……”阳硕干笑地解释，看高仲苑的脸色变得愈来愈可怕。

“我知道了，这也是天意。”高仲苑将脚自水坑里拔出来，自我解嘲地道。
“卫先生，你们走得动吗？”阳硕转头问跟在他们身后慢慢前进的卫达夫。

“可以。”卫达夫小心地扶着伊澄湘。

高仲苑忽然停住脚步，低头看着眼前不知是何时冒出来的浊黄河川。
“阳硕，这条河是从哪冒出来的？”阳硕看着高仲苑快要发疯的脸庞，指着头顶上一直下个不停的雨水，“因为大雨的缘故……”“不要告诉我这条没有桥的河也是因天意而产生的。”高仲苑在找不到能通向对岸的桥后，磨着牙告诉他。

“高先生，前头的便桥还没搭好，咱们得涉水过去。”阳硕率先脱下鞋子，卷起裤管准备下水。

“涉水？”高仲苑怪声叫道。下了车后他们便一直踩着泥水前进，现在还要他横跨这条泥不像泥、水不像水的河流到对岸？“水不深，只是看起来很混浊。”阳硕跨进水里，一手拉着河面上的绳索，一手比着只到他膝盖的水深。

“这种程度只是混浊而已？”混浊？在他看来这应该叫泥浆。

“这……”阳硕也很无奈的低头看着已将他裤子染上一层颜色的河水。

“仲苑，你不想过去就留在这里。”卫达夫在脱去鞋袜、卷裤管时对他道。

“又要泡水，我得再买一双鞋，并且报公费。”高仲苑不情不愿地边脱边念。

“澄湘，你怎么了？”已经准备好的卫达夫，在下水前却看到伊澄湘站得远远的，两眼盛满恐惧。

“我怕水，我不过去。”伊澄湘看着前方的河水颤巍巍地开口，雨水沾湿了她长长的黑发，让她的小脸更显得惨白。

“都来到这了，我们必须过去。”卫达夫走回她的身边，拉起她的手。

“我不敢。”伊澄湘推拒着他的手，就是不肯下水。

“我抱你过去好吗？”摸着她的手，卫达夫觉得她的体温好低，不禁低下头来问她。

“达夫，如果我说我也怕水的话，你会抱我过去吗？”一脚踩在水里、一脚还在岸上的高仲苑语气酸溜溜地问。

“你想被我扔到水里游过去吗？”卫达夫眯起眼警告他。

“好好好，我自己走。”高仲苑碰了一鼻子灰，搭着阳硕的肩一块下水过去。

卫达夫拦腰抱起伊澄湘走近岸边，“来，抱着我的颈子。”“放我下来，我不要过去。”伊澄湘害怕地捶打着他的胸膛。

“澄湘，放轻松，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卫达夫将她抱得更紧，不顾她的反对下水，并且送走边在她的耳边安抚道。

“好多水声……”伊澄湘将脸埋在他的胸膛里，无法遏止从四面八方涌来的流水声冲击着她的双耳。

“就快到岸了。”卫达夫如履平地地在水流中行走。

“我不能呼吸，我会溺死，我会死在水里……”伊澄湘条地捉紧了他的肩头，困难地呼吸，拚命喘息。卫达夫看着她激烈频喘的模样，紧张地停下脚步。“澄湘？”“救我，水底好暗、好冷。”伊澄湘紧闭着眼胡乱地喊，双手像攀住浮木地攀紧他。

“澄湘，把眼睛睁开来，你不在水里，你没沾到水。”卫达夫抱高她在她耳边唤道。

“我不要留在水里，带我上去，带我上去！”伊澄湘不肯睁开眼，声音变得哽咽，转而请求他。

卫达夫加快步伐走到对岸，站在岸边抱着她轻哄着，“好了，我们到岸上了，没事，别怕。”“喂，都到了，你还不放人家下来？”高仲苑看着他们亲昵的姿态，忍不住想提醒卫达夫。

“你们先走，我们会赶上的。”卫达夫不想将她放下，抬头叫他和阳硕先走。

“高先生，接下来要爬山。”阳硕拍拍高仲苑的肩膀，再告诉他一项坏消息。

“水涉过了，现在又要爬山？看个墓需要跋山涉水？”高仲苑脚软地问。让他们这么辛苦，那个公主陵最好是有点看头。

“长了两条腿就快爬，不要再抱怨了。”卫达夫瞪了他一眼，抱着伊澄湘先他一步走上山。

“是……”高仲苑佩服地看着他的背影。他抱着一个人爬这种陡坡还能走那么快？到了山腰，情绪稍微平复的伊澄湘脸红地对卫达夫说：“放我下来。”卫达夫小心翼翼地放下她，端详着她的脸庞，“你没事了？”“我没……”伊澄湘的话语未竟，她的视线落在卫达夫身后的土丘上，心跳如擂鼓。

“那个土丘是什么？”卫达夫顺着她眼神看去，突然脚步不稳地晃了晃，两眼再也无法离开那片小土丘。

他觉得身上有两道力量拉扯着，一道强烈地吸引他上前，另一道催促他尽快远离此地。

然而他不走也不动，静立在原地。

耳边仿佛又听见了许多熟悉的声音，片段的影像闪过他的眼前，他看见清晨的阳光照射在飘扬的旗帜上，整批成队的马匹在他面前穿梭着，巨型大鼓正被包着红棉布的鼓槌催命似地阵阵敲响，一名身穿红衣的男子拿着一把大刀走向他，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

走向被捆绑的他。

他看见那把亮晃晃的弯刀迅速地挥向他的腰际，一种嘶嘶的声音从他的腰间流窜喷射而出，和耳边的风声揉混在一起，形成诡异的音调。他低下头，看殷红的血水淌流开来，淌成一面血镜，他在血泊里看见发髻散乱、痛嚎不止的自己，进而油料烧烫的恶臭扑鼻而来，是种油煎似的疼痛，在他的腰际蔓延，烧灼，滚烫……“高先生？”伊澄湘转头叫道。

“来了、来了，什么事？”高仲苑辛苦地爬上山腰，如头老牛，气喘吁吁地问。

“这是什么？”伊澄湘走到土丘前，抚着破碎不全的石碑问。

“这个就是你说的另外一座坟，是跟公主陵一起被发现的，听说是个护卫的坟。”高仲苑扶着阳硕的肩头，边喘息边解释。

“护卫？护卫？”伊澄湘捧着头喃喃。不对，不是这样，不该是这个称谓。

“我有其它的资料，我看看，在哪呢？”高仲苑拉开外套取出搁在内袋的文件，和阳硕一起在上头找着已经考查出来的资料。

“他不是护卫，他不是！”伊澄湘颤声大喊。

高仲苑吓得手里的纸张掉落地上，呆呆地看着她。

“你认为他是谁？”卫达夫的声音远远地传来，就像雨水一般冷然。

伊澄湘的脑海里浮现一个称谓，她没有细想便脱口而出，“他是……他是十二万禁军的统领。”“你……你又来了。”高仲苑真的被她吓伯了，她怎么老是说些莫名其妙的话？卫达夫站在他们后头，双手扞在腰间，“仲苑，这座坟的主人叫什么名字？”“他叫什么来着？他叫……阳硕，你知不知道？”高仲苑一时想不出来，转问向一旁的阳硕。

“不晓得。”阳硕一无所知地摇头。

伊澄湘在石碑前缓缓蹲下身子，轻抚着石碑上剥蚀的字迹，眼眶中盈满了泪。“卫风，他是卫风。”“石碑上有写吗？”高仲苑看着那几乎被时间磨平的石碑，不解地问。这么模糊，她能看得出来？“没有，我们还没查出来。”阳硕拉着高仲苑的衣袖，这里的考古人员还没告诉他这块石碑是属于何人的。

“澄湘，你……你怎么知道？”高仲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带着些微的愠意反问她。

伊澄湘只是一径地在石碑前掉泪，说不出话来。

“怎么哭了？你不舒服吗？”卫达夫走至她的身边蹲下，以手指揩拭她脸颊上的泪。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哭。”伊澄湘止不住泪水，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想哭。

这时，陵墓门前的工作人员忽然打断他们几个人间怪异的气氛，高声喊道：“你们是台湾来的？”“是。”阳硕转过头应道。“下头说找到墓室了，要下去看吗？”“卫先生？”阳硕偏头询问两眼一瞬也不瞬地望着伊澄湘的卫达夫。

“我要进去，走。”卫达夫握着她的手，拉着她站起来。

“不，我不要，我要留在这里。”伊澄湘猛摇头，眼底的泪水益发奔流。

“同志！”远处的工作人员又对他们喊。

阳硕朝那边点点头，然后对僵持不下的卫达夫说道：“卫先生，他们在催了。”“你们进不进去？还是我们现在就下山？”高仲苑看了他们两人的表情后愈想愈觉得不对，紧张地拉着他们两个往下山的路走去。

“不，我没见到紫阳公主前不下山。”卫达夫固执地挣开他的手，拉着仍在掉泪的伊澄湘走往公主陵。

伊澄湘哭泣地板开他的手，又跑回石碑前。

“达夫，你没看到她又开始了吗？她的样子不对啊。”高仲苑在卫达夫又想去拉她时，大声喊道。

卫达夫不理睬他，蹲在她的身边问：“澄湘？”“一杯黄土，一块石碑，太委屈他了……”伊澄湘抱着石碑垂泪，喃喃地替坟中人抱不平。

“你在为卫风伤心？”卫达夫抬起她的脸轻抚着，语气异常地陌生。

“我伤心？”伊澄湘泪眼迷蒙地问他，怔愕地发觉她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为他而哭，为什么？”卫达夫将脸孔逼近她，眼瞳幽幽亮亮，像有两簇火，正隐密地燃烧着。

“我不知道，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为什么。”伊澄湘仿佛在他的眼眸中看见

另一个正在哭泣的自己，她害怕地推着他，想推离他那双会映照的眼。

“你知道他？你认识他？还是你记得他？”卫达夫两手握着她的眉头，紧迫盯人地追问。

“我记得他？”伊澄湘觉得头好痛，鼓胀着太多无法容纳的情绪。

“没人告诉你这里有另一座坟，你为什么知道他的名字？你又是怎么知道他的职衔？”卫达夫依旧咄咄逼人，非要将她所知道的一切挖掘出来。

伊澄湘掩着脸不回答他，更不愿去想她为什么会知道的理由。

“达夫，别逼她了。”高仲苑看不下去了，按着他的肩阻止他再苦苦相逼。

“你知道的是不是？他到底是谁？快想起来！”卫达夫将伊澄湘搂得更紧，催促地命令道。

“你是哪里不对劲？你在和一个死人吃什么醋？”高仲苑用力地推开他，并且将受到惊吓的伊澄湘从它的手中抢过来。

“我不是吃醋。”卫达夫又朝着她走过去。

“卫先生，我们得下去了。”阳硕接收到高仲苑暗示的眼神，忙不迭地拖住卫达夫的脚步。

“澄湘，你别理他，我们下去看紫阳公主。”高仲苑搂着伊澄湘安慰道，赶紧将她带离卫达夫的身边。

“可是卫风……”伊澄湘含着泪转头望着那块石碑。

“他不曾走远。”卫达夫低着头道，让每个人都惊讶地止住了脚步看向他。

天际再度落下榜陀大雨，一瞬间，视线变得苍茫不清。

卫达夫拨开额前湿淋的发，望着伊澄湘。“他一直都在你的身边。”

走入公主陵，阳硕沿着陡滑的石阶慢步而下，石壁上的灯火照亮了宽敞的甬道，也将壮丽的壁画照得清清楚楚。“保存得好完整，想不到经过一千多年，这些壁画还这么栩栩如生。”“阳硕，你不觉得这些人像是随时都会从壁上跳出来吗？”高仲苑扶着伊澄湘，心里发毛地问。圭在坟墓里已经让人够毛了，他还赞叹这些活像真人似的壁画？“听你这么说，他们是有点像活着的人……”阳硕赏古的心情马上被他的话蒸发掉，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的鸡皮疙瘩。

“怪事已经够多了，别说了。”高仲苑嗅着空气中湿冷的味道，声调微颤地道。

知道他还说出来？一走到地底，空间豁然开朗。地底下有石造的花园、庭院、水榭楼台，富丽堂皇的宫殿前，一个个古代装束的陶俑整齐地排列着，一座有生命的古代宫城景象，跃至他们的眼前。

在信道的尽头等待着的考古人员，领着他们走进石造的宫殿深处，指着一间门上雕有飞鸟花虫的石室道：“同志，这间是陪葬室。”高仲苑探头进去，空空的，什么也没有。“没有陪葬品？”“咱们已经运走了。”考古人员鄙视地瞪着他，又带着他们走往另一间石室。

“什么也捞不到，白跑一趟。”高仲苑放开了伊澄湘，在场硕的耳边咕哝。

“高先生……”阳硕捂着他的嘴，叹口气，然后发现跟在他们后面的卫达夫又自动地去找伊澄湘，握着她的手不让她离开他的身边。

考古人员又带他们到更大、更精工打造的石室。“哪，这间是公主室，棺材里躺着的就是公主陵的主人。”“那是石棺吗？”阳硕看着里头最显著的一样东西，这具棺材体积庞大倒不稀奇，只是它通体翠绿，看似石又不是石，在灯火下莹莹闪亮。

“不，它不是石棺。”考古人员得意地道。“这棺材是用什么材质做的？”阳硕看棺材看得两眼发直。

“翡翠，价值连城的翡翠。”考古人员拿出一只手电筒，刻意将光束照射在棺材的表面，棺木表面立即反射，霎时整间石室变得像湘江水那般的翠绿，恍若置身于淡淡的绿色水波里。

“哇！用翡翠造这么大一个棺材？”高仲苑惊叹地嚷着。这个公主这么有身价？“紫阳公主在里面吗？”卫达夫拥着伊澄湘静静地问。

考古人员挥挥手。“我们还没开棺，得将设备弄进来才能开，这里太潮湿了，开棺会损毁遗体。”“查出公主的死因了吗？”卫达夫直视着棺木，淡淡地问，表情一反在人陵前的躁乱，显得很平静。

“殉情。”考古人员指着写满文字的石壁回答他的问题。

“她……殉情？”卫达夫胸口一紧，忘了该怎么呼吸。

“这个公主是自杀身亡的？”伊澄湘觉得有种嗡嗡的声音在石室间盘旋，她不太能集中神智。

“我们根据墓里的碑文记载，再考据唐朝古史，她是唐德宗的十九公主，紫阳公主，这位公主在芳华十七时香消玉殒。”考古人员仰直了脖子看向高处，然后摇头叹道。

“她不好好当个公主享受，怎么会想不开？”高仲苑看着这一室的画栋雕梁、漆器锦盒，不解地问。在死后能享有如此奢华备宠，生前的日子应该是锦衣美食才是，怎会殉情？“紫阳公主在十七岁时德宗命她和北方外族和亲，但她和一个禁军统领却抗命要双双殉情，两人遭德宗派人拦阻殉情不成后……”“停！你刚刚说什么？禁军统领？”高仲苑脸色大变地打断他的话。

“是禁军统领，有啥问题？”考古人员瞧了瞧石壁上的字迹，再看向手中的资料，蹙着眉问他们。

“那个禁军统领是不是叫卫风？”阳硕仔细地求证，觉得冷汗一滴滴地滑落他的额间。“同志，你也知道？”考古人员惊诧地问。

“你……”高仲苑战栗地转头看向伊澄湘，森冷的空气凝冻住他的话，他无法置信地看着她。

卫达夫将脚跟发软的伊澄湘揽靠在自己身上，忽略阳硕和高仲苑惊异的眼神，开口问道：“那后来呢？”考古人员揉了揉酸涩的脖子。“后来禁军统领被德宗处以腰斩，两个人就被拆散了。”卫达夫沉默地聆听着，痛苦地开上双眼。

“腰斩？什么是腰斩？”高仲苑吞了吞口水。这是什么死法？“腰斩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极刑，挺残忍的，先是把人由腰部斩成两半，再将被斩断的上半身移放至被桐油烧热的铜台上，热油会阻绝空气和血液，让被斩的人血流不出又死不掉，最后只能慢慢地痛死。”“好可怕……”高仲苑和阳硕都忍不住地打起寒颤，不停地搓着自己的手臂。

“紫阳公主又是怎么死的？”卫达夫奋力睁开眼，声音微哽地问。

“紫阳公主在出发和亲的前一晚，将被腰斩的情人尸身找齐拼凑后，亲手一针一线地缝好，然后抱着情人的尸身一起投湖自尽。”考古人员抚着莹莹发亮的棺木，表情悲怜地道。

“投湖？她居然带着……他投湖？”卫达夫急急地抽气，胸口有种针刺般的尖锐痛楚，他更加紧搂着靠在他身上、虚弱的伊澄湘。

“唉，水底鸳鸯不会飞，哪得生根变连理？”考古人员也忍不住摘下眼

镜低声长叹。

“痴情男女，可惜。”阳硕鼻头酸酸地感慨道。

“你在可惜什么？”高仲苑敲了他一记，在死人面前说什么可惜？也不懂忌讳。

“死了又能如何？两个千百年前的傻瓜。”阳硕摸着头顶同情地道。

“当李湘自尽后，德宗懊悔无比，非常舍不得这位小公主，所以命人造了这座公主陵。”考古人员重新戴上眼镜对他们说这座公主陵的由来。

“卫风呢？他在这座陵内吗？”伊澄湘虚弱地问，卫达夫的体温让她觉得昏昏欲睡。

“不，卫风的坟是公主陵外的那座，德宗不肯成全他们。”考古人员遗憾地道，这座陵墓虽然造得美丽堂皇，但里头发生的故事却很残酷。

“他不肯成全什么？”卫达夫声音低哑地问。

“紫阳公主在自尽前留有一个遗愿，她希望熊和情人卫风合葬，但德宗不许他们葬在一起。”生时两人遭离，然而到了死后也不容他们聚。

“她要求合葬？”卫达夫动容地问，先前躁怒的心情沉淀成一股浓浓的情意，化不开，久久不散。

“但德宗不肯成全她的遗愿，生前他们被拆散，在他们死后，德宗还是将他们拆散。”考古人员的口气充满怜悯，为这一对不能成双的鸳鸯感到深深的遗憾。

“人都死了他还拆散？那个公主不是他的女儿吗？”高仲苑也忍不住鼻酸，怎么会有这种父亲？“紫阳公主是德宗最年幼也最得宠爱的女儿，可能是紫阳公主不从指婚还自尽，太伤德宗的心，德宗便把卫风的尸骨运至关外，让他们死后也不能相见。”“可是卫风的坟不是在上头吗？怎么又说在关外？”阳硕指着头顶上问，上头的那座坟难道不是卫风的？“卫风的遗骨是紫阳公主的长兄在德宗逝世后才被移回来的，本是想将他们两人合葬，只是公主陵被德宗亲手封住无人敢开陵，所以才草草葬在陵外。”考古人员翻阅着堆放在壁角的古籍对他们解释。

“一个在上头，一个在下面，到最后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能在一起。”阳硕无奈地摇头。这封情人，最终还是被拆开了一段永恒的距离。

高仲苑在看到挂在壁角的一幅画后，拉了拉卫达夫。“达……达夫，你看。”“看什么？”卫达夫低头看着怀抱里眼眸紧闭的伊澄湘，始终不肯抬头。

“那幅画像，你一定要看。”高仲苑情急地再推推他，强迫他看。

卫达夫抬起头后，眼神停顿在那幅画像上，怔然地道：“紫阳……”

“哦，那是李湘的画像。”考古人员转身向他们介绍。

“她……她……”阳硕看了画像后，两颗眼珠又转向伊澄湘的脸庞，无法成言。

“这幅画是德宗特地命人画的，这画上头用蜡封住，才能保存得这么鲜丽，这是公主陵里保存得最好的古物。”考古人员将灯光打在画像上，略感骄傲地道。

画像上的紫阳公主，清丽柔绵，姿态万芳，柳眉如新月，小巧的脸庞抹着淡淡的绯红，乌黑柔亮的黑发晚成云髻，碧玉银钗金步摇相间而插，其悬金丝珰，身着淡紫色的缎纱，锦裙曳地，亭亭玉立，像在对石室里的每个人抿唇轻笑。

“这画工……太像了……”阳硕边赞叹，眼神边在紫阳公主和伊澄湘之

间徘徊。

“像什么？”考古人员好奇地问，在看到伊澄湘时也不禁感到茫然。“同志，你长得……你跟紫阳公主长得好相似。”伊澄湘张开双眼，看着他们每个人怪异的眼神，而后经由卫达夫的指点，她才看见那幅让她心跳乱了规律的画像。

“现在你知道了吗？”卫达夫抚着她的脸柔声地问。

“知道什么？”伊澄湘惶惑地问，本能地闪躲着他谜般的问话。

石室的地板隐隐地震动着，灯火突然一明一灭地闪烁。

“下面的人快走，墓道快塌了！”石室外头的甬道出口，有人在大声地喊着。

隆隆的碎石声自他们的头上传来，整个地底开始震动，让人站不住脚步。

“不……”伊澄湘抱着头弯下腰抗拒地嘶喊。

“澄湘！”卫达夫恐惧地抱着她，将她拉至石壁的角落闪避落石，一闪一闪的灯火，在石块落下时全数告灭。

蓦地，她感觉周遭都暗了下来，声音渐渐远离，水珠滴落在岩石间，清脆悦耳的敲动她的心弦。

她掉入一个久远前的回忆里。

在那春暖花开的午后，花园里，杏花雨、绿杨烟，桃红粉白的花瓣随风轻送，缤纷绮丽的暖风吹过她的发，她踩着轻快的步子缓缓穿过凝碧池依约前来，珠翠簪饰在她发间铮鏦地轻响，腰际系着的佩环螂当摆动生香，那个在池畔的男子，正用那双细长而温柔的眼睛等待着她。

他泛着深情的笑意朝她伸出手，她微笑地抬起衫袖想握住他的手，但黑暗却在她快触及他时无边无际地笼罩下来，黑暗冰凉的水声流过她的耳际，她没握到情人的手，只捉到一片虚无。

她又听见了那声叹息。

伊澄湘忍不住抽噎她哭泣，眼前一闪而过的影像使她分不清那些是梦还是真。

一双温暖的手，缓缓抹去她眼角纵流的眼泪，并且将她环抱，密密地，再也分不开。

“下头的人没事吧？”在墓道塌陷过后，上头又有人朝着下面喊。

“没事，快把灯火点亮！”考古人员在弥漫的烟尘中回道。

“达夫？”四周毫无光亮，高仲苑不知是否有人受伤，赶忙点着人数。

“我们都在。”卫达夫响应他的呼唤。

“阳硕？”“我还好。”阳硕边咳嗽边回答。

黑暗中，伊澄湘紧紧靠着卫达夫的胸膛，在梦境与现实里纠缠，她想再回去梦境里看那双对她痴痴爱恋的眼神，但又离不开真实温暖她的胸膛。

当灯火再度亮起时，她恍如走过冥世，再度来到阳间。

她睁开眼，赫然发现在卫达夫的眼底，竟然有着与她相同的依恋。

第三章